

周克芹：
谢玉好：
苗长水：
刘震云：
李 唯：
周大新：
程乃珊：
刘子成：

秋之惑
黄 昏
非凡的大姨
单 位
远方来的青海客
伏 牛
祝你生日快乐
青纱帐，母亲

中篇小说选



1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于砚章

封面设计：张守义

1989 年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1989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5}{8}$ 插页 2

199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650

ISBN 7-02-001151-9/I·1076 定价 5.55 元

目 录

秋之惑	周克芹 (1)
黄昏	谢玉好 (122)
非凡的大姨	苗长水 (184)
单位	刘震云 (221)
远方来的青海客	李 唯 (286)
伏牛	周大新 (333)
祝你生日快乐	程乃珊 (405)
青纱帐, 母亲	刘子成 (463)

秋 之 惑

周克芹

第 一 章

日子去了又来了。

尤家山江家的果园经过两年的折腾，到底还是兴旺起来了。

这一年——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来得好，坐果密，夏天有一点小旱，不算啥，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开动着，顺顺利利不见半点灾情。相反，由于阳光充足，又不渴水，果实长得快，皮色油绿青葱。当秋天开始的时候，浓雾和秋阳给果园增添了星星点点的黄色——在枝叶的笼罩之中。随后，又一阵干燥的秋风吹过，累累的果实终于露出脸来：深黄色的橙，赤红色的橘，被绿叶簇拥着出现在主人眼前。

而主人一家，早已望眼欲穿。

仿佛是大自然的神工妙笔，神秘地、恰到好处地绘制出这座丰盈秀丽的果园。它好象不是真实的果园，倒象是人心中想出来的。

而江家的男人和女人们为此付出的汗水和眼泪呢？还有钱财，以及比钱财更可宝贵的东西呢？在这即将丰收的时刻，在这就要获得报偿的时候，好象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似的……人哪！既能记忆，也能遗忘。

然而，遗忘也许是一种更深刻的记忆。被遗忘了的，会在偶

然的时候，在欢乐时，或在悲痛时，或在睡梦中，从心的深处泛滥开来，那时，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喜悦藏在江路生的浓眉底下。

这个强壮的红脸汉子，在春天里害过一场大病。他活了五十五岁，就只这一场灾星没有躲过去。人说是，不常得病的人，要是得了病，定是不轻，不死也要脱层皮。江路生在县医院躺了半个月，心上挂着家务而提前出院，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人家说，是劳累过度。亲朋、邻居们明知不可能，但还是想说服他歇一歇，别把摊子铺得太大，有一个果园就够辛苦的了，还经营粉坊干啥，不如停了，“钱都挣得完么？万事不能太‘过’。”他们这样劝说。他听着，淡淡地一笑，不作回答，看上去象苦笑。他心中明镜似的：粉坊当然是不能停业的，要是停了，这么多的猪怎么养得起！要不养这么多猪，果园的肥料哪儿来！全用化肥么？哪有那么多钱去买！心里极明白，累还得累，粉坊是决不可以停的——更何况，那个背叛了江家的技术员华良玉和他新婚的妻子尤金菊，曾经争夺过这个果园，至今还对这个果园虎视眈眈呢！他们争不去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没开粉坊、没养猪、没有肥料保证么？凭着这一条，尤家山几十户人家，谁也没能耐、没本事，把这个眼见就要赚大钱、而且前途无限的果园从江路生手中夺了去！谁也没有胆量和实力来承包这座果园，道理是极其简单明白的。所以不能“歇一歇”，还得起早睡晚地干……他也感到累，可还得硬挺着！

江路生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深刻地意识到：他硬硬朗朗地活着的重要性。

不知不觉中，他变得敏感了，狡黠了。这个生活在穷乡僻

壤、脚步不曾走过比县城更远的世界的庄稼汉子，居然象个历史上的大人物，象那些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帝王那样，对异邦敌国、乃至对自己的臣民隐藏着自己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的实情，既避免外敌有乘机进犯的可能，同时也坚定臣民们安居乐业发展经济的信心。整半年，他不再去求医问药，每天他依然是天不明就离开被窝，午饭前完成他粉坊里的作业。整个漫长的下午，除偶尔帮助妻子扫扫猪圈，多半的时光就消磨在果园里了。

果实一天天长大，果园的色彩一天与一天不同，象无数晶亮的星星布满深蓝的夜空。果园丰收在望。江路生把喜悦藏起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帐目收支上的事。他没有帐本，但全部的帐目在他心里记着。他默然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预测果园的产量。(就差没有一个一个地数了，因为那根本无法数得清。)他近来特别地关心本地和外地柑桔的行情。他知道，眼前这景象，按最倒霉的行情，除了全部开销，赚项仍是大大的；如果今年行情大涨，利润就可观了。但不敢妄想，他对自己告诫。

这些天，来过几个“包园子”的大买主。他们都是城里的水果贩子，这些人鼻子特别的灵，脚板特别的勤，他们围绕园子走几圈，出的价钱一个比一个高。江路生心里痒痒的，差一点就要和人家拍板成交了。

没有把买卖做成。不是因为他心重：想再熬个好价钱。他不心重。是二丫不同意。

二丫没有说她不同意，只是没有说同意。这是二丫的方式。江路生懂得女儿这种表态的方式。他通常总是依着她。这个有心计的女子实际上是江家的主心骨。自从两年前那一场风云突变，华良玉背信弃义离开江家后，二丫实际上成了江家的精神支

柱。在那一场事变中，江家受害最大的莫过于二丫了，她却终于挺了过来。那其中的苦楚做父母的当然深知，所以家中一应大事，都由她做主，而正是由她做主，江家的事业才没有败落，才兴旺发达，继续维持着尤家山首户的地位。

但是，面对即将开始的收成，江路生到底按捺不住想知道二丫的主意。

父女俩谈话议事只有在晚饭桌上进行。别的时间各自忙着做事。中午和早晨吃饭也难得聚在一起，二丫总是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匆匆忙忙吃，晚饭时候则清闲一点，二丫她娘草草地吃完就忙着把二丫怀中的孩子抱过手，到屋外去。而这时，二丫的丈夫李祥忠也放下碗筷上山守园子去了。

江路生看着二丫，见她满脸瘦乏的样子，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二丫看得明白，说：

“爹，你是想说卖园子的事吧？”

“是呀！我看……价钱合适就下吧，早出手比晚出手强。”

“爹听到人家说啥了？”

“说啥？”

“你不会没听说吧，”二丫露出一丝苦笑，“今年收成好，价钱也看涨，大家找尤表叔提出要叫我们增加上交……”

“这个，去年不也提过么？有合同在手上，他们白提！”

“话是这么说，有合同……可今年收下来，合同就满期了……”

“满期了再订。谁家还能争了去？他们有这条件么？”

“唉！”二丫一声长叹。

她爹忙说：“你累，歇去吧。”

这时她娘抱着孩子进屋来。二丫说：“娘，明天摘些果子送

人，去年送左邻右舍，今年全队各家各户都送上十斤八斤……唉，家家都有小孩子，给大家尝个新鲜吧。”

江路生愣了一下：“要送也不必各家都送嘛……”

二丫好象没听见他的话。她接着自己的话说：

“卖园子的事，我看得卖给供销社，少得几个钱也行。这样，续订合同的时候，上边才有人帮我们说话……如果卖给了贩子，那就难说了……”

江路生拍着脑袋：“我咋没想到这一层呢？”

为娘的忙说：“二丫说得对。做事不兴做到尽头上。如今人家都望着，恨不得把园子夺了去。要是真夺了去，这几年的辛苦不就白费了么？”

二丫不再说什么。

难得的一次谈话，通常都是如此简短、如此的事务性。这个超负荷运转的“万元户”，名声在外，却仿佛不再是一个家庭，而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在这个“单位”里，人人都很忙、很努力，也很疲乏。语言变得枯燥乏味。很多时候，已不需要语言，人人都按着一定的分工各自干活，配合默契，从早到晚，日复一日。

这会儿，二丫回房给孩子洗澡。然后将他哄睡。孩子睡熟以后，她自己又洗澡。当姑娘时，无论多忙，也从不觉得累，睡前习惯看几页小说，那时，华良玉在江家，凡是华良玉看过的书，二丫总要看一遍……如今，全然没有那种忙中偷闲的享受了。

婚姻带给二丫的礼物只有一件：疲倦。

她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疲倦。结婚才两年，她现在才二十四岁，可她觉得自己已经相当的苍老了。象一朵还没有正式开放的花过早地凋谢了。

身子消瘦，皮肤松弛。从前结实而丰满的胴体已不复存

在……她慢慢往身上浇水……每当这种时候，一些似乎相当遥远的记忆就会浮上心来。缅怀往事，只觉去日苦多。为了家族的荣誉，仇恨蒙蔽了双眼，是她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幸福。但是不怨谁，也不怨自己。时光洗去了几多尘雾，她已不恨那个华良玉，但她恨着尤金菊，这恨，恐怕是今生不解了……

奇怪的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任何印象。什么新婚，什么蜜月，怀孕、分娩，这一切都是事务性的。农村的女人，哪个不是这样进行着她的人生？然而，有时候，她又感觉自己是不幸的，她甚至不如大丫，大丫带着她的安徽男人和孩子回来时，浑身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在家住十天，没有哪一天不听见大丫的笑声。

如果生活能够重复一遍，一切能够重新开始，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二丫做了母亲，也不曾感到初为人母的乐趣。她洗完澡以后侧身躺在床上，望着身旁这个白生生的肉蛋蛋，这就是她的儿子。这个不请自来的儿子……全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这个陌生的小生命撞进二丫的生活，当她确信自己是怀上了的时候，那一刻真是天塌地陷般的绝望。然而，为着江家的利益，为着果园，她不能不接受不幸的婚姻。这很不公平。是不公平。每当想到这个，二丫就不免忿忿然。但是，做了母亲的女子，她可以不爱她的丈夫，却本能地无法不牵挂她的儿子。舐犊之情也是一种爱；如果说这不是爱，又能是什么呢？有的人求神拜佛，祷告上苍赐予一个儿子而不能，可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出现对于二丫却是这般的无从拒绝。是喜，还是悲？真是难以诉说……儿子半岁多了，二丫仍觉他相当陌生。她侧身躺着，将手臂枕在头下，出神地望着身旁熟睡的儿子，木木地回想着一些事情。

那个名叫李祥忠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经人介绍来到尤家山江路生家里帮工。那时候，由于华良玉的辞工，而使江家陷入悲愤之中。春天开始，果园急待管理，一切都显得茫无头绪。二丫在果园干活，她拚命地从书本上学习技术，她松土、施肥、修剪，决心干出个样子，让人们——主要是让自己——知道，江家的果园没有华良玉也能弄得十分出色。

李祥忠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二丫的注意，虽然这个中等身材、壮实得象头牛一样的男子，在劳动上是一把好手，但他显然相当笨拙，不懂得修剪的技术，他需要在二丫的指导下干活。这个汉子整天沉默寡言，只会说：“是。”是两年的劳教队的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呢，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木讷呆滞的汉子？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更不曾引起过二丫对他的注意，反正，他象个影子似的生活在江家，干活、吃饭、夜晚守园子。他和江家的邻居们也不往来，甚至不说话，他忍受着江家瞎眼老爷子的最刻毒的唾骂和训斥，只当不曾听见。尤队长时不时地来江家吃喝，或到果园里走走，他在尤队长面前，把脑袋埋得更低，惹得尤队长对江路生抱怨：“妈的，那小子象个犯人！”江路生解释道：“他是犯过错，那是作风问题，没听说过犯有别的事，乡上那个炊事员老李给我介绍的，人家保证过。”尤队长似信非信地说：“保证过么？保证什么呀？”“唉，没办法呀！我缺人手干活路呀！这个人干活还不错，能挑二百斤担子，从不多言多语，还懂得一点园子里的技术活。将就叫他干着吧，把今年干过，若是找得到更好的，再换……”

江路生怀念华良玉。但他不愿说出这心中的隐痛：华良玉和尤金菊结婚以后，包下了毗邻的一座荒山，正在开辟果园、栽果树苗，干得热火朝天呢。……他暗中观察李祥忠，在他看来，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庄稼人嘛，干活勤快、舍得累、晓得节俭，就是好样的。李祥忠晓得节俭，头两个月的工钱他也没领，他对“老板”说：“存在你手上吧，钱现在没啥用场。”他的确没啥用场，他不抽烟，酒呢，喝一点，江家有的酒，晚饭时候，江路生和他都喝一点。

进入阴历的三月。浓浓的油菜花香飘过之后，柑桔树纷纷开花，小小的白色花朵躲藏在新抽的绿叶背后，散发出清新的香气。阳光已经很暖和，暖和得使人困倦。这天下午，二丫在果园里刨土，象往常一样，很累的时候，她就来到窝棚旁边，坐在阴凉处休息片刻，她太疲倦，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蜜蜂在近处嗡嗡地飞着，柑桔花香直透心肺，春风轻轻拂着汗湿的脊背，她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种迷茫的梦境，而还未深入时，突然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正如她刚才在梦的门槛上徘徊时产生的预感一样，李祥忠站在她面前，站得这样近，以至闻得着他身上的汗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二丫本能地抻一抻单薄的衣衫，站了起来，哑巴似的李祥忠转过身去走开了。二丫从背后狠狠地瞪着他。

以后的好几天，李祥忠同平日一样，没有什么异样的举动，而且，象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依然低眉顺眼地来来去去，默默地干活。二丫对他保持着警惕，干活时不再和他站得过于接近，也不再在休息的时候打瞌睡了，她每天都带一些针线活在身边，休息时就拿起来做。而李祥忠则不休息，在一棵远远的树下继续干他的活。

“老李，你还是歇口气嘛。”这天，不知怎么的，她招呼李祥忠。

他犹犹豫豫地放下锄头，回过身来，又迟迟疑疑地走近窝棚。看着他离自己只有几步了，她忙说：

“你坐下，坐那儿歇歇。”

他没有坐下，而是跪下去了。他跪在土疙瘩上，面向着她，低着头，两手颤抖着。

二丫大惊，忙站起身，后退一步，喝道：

“你干什么？你这是……”

阳光从果树枝叶间穿过，地上跳动着明亮的光点。二丫立即就镇静下来。她不怕眼前这个男子，她异常的精明，决不是一个脆弱无主见的少女，可以被不怀好意的汉子给吓唬住。她说：

“快起来呀，你这是干什么？不象话！”

李祥忠只穿着件背心，宽胸厚背，胳膊有碗口粗，皮肤油黑发亮。然而，这个壮实的汉子却是一个软弱透顶的尿包。他竟然跪着不动，两只大巴掌捂着脸，呜呜地哭出声来……二丫看到这里，不由得有些失望，与此同时就心生厌恶。她转身离去，提前收工回家了。

但是，二丫感到自己情绪上受到了扰乱。她有点心神不定精神恍惚。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

没有谁发现她的变化。全家人整日忙碌着。二丫依然和李祥忠一道在果园里刨土开沟准备抽水灌溉。两人完全没有话说了，全成了哑巴，即便是李祥忠的活干得不好，二丫也不愿再纠正他，她不想去招惹这个犯有前科的坏蛋。

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如果不是刨土的活路拖延了两天，如果今年的头一场暴雨不是来得这样早，如果那天二丫没有到那个窝棚里去躲雨……那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开始的时候，只见黑云移过来，她想：很好，要下雨了，可以省下开抽水机……她决定刨完最后一段沟。哪知眼前一黑，瓢泼

的大雨就压了下来，她忙靠在一棵树干上，但枝叶哪里遮得住这样猛烈的雨柱，她扔下锄头向园子中央高地的窝棚奔去。刚刚钻进窝棚，李祥忠接着就钻了进来。两人坐在凉床的泥沿上，望着外面黑暗的果园，听着狂风暴雨摇撼摧折枝叶的声音。接下来，二丫突然听到另外一种异样声音近在咫尺。这是李祥忠加快了、牛一样的呼吸声。她感到有点紧张，便离开床沿，站到窝棚的门边去，但是她觉得腿有些发软。没等她想好下一步怎么办时，李祥忠已经伸出手来抓住了她的胳膊。二丫迅速挥动另一只手臂，扇了对方一记耳光。接下来，就是一场无声的战斗。奇怪的是，二丫并没有拚死反抗。

雨还在落着。

二丫象死过去又活过来似的睁开眼睛。已不见李祥忠的影儿了。她慢慢离开又冷又硬的竹床，整理着零乱的湿漉漉的头发和衣服。这时她听到了三娃呼唤：“二姐！”

三娃送斗笠来了。

“老李在哪呢？”三娃问。

“不晓得。我们回去吧。”二丫戴上斗笠。

“这一顶是老李的。”

“放那儿吧，别管他。”

吃晚饭的时候，江路生喜形于色，他说：“这场雨下得好！不用抽水了。今年柴油又涨价了，老天给我们省下一笔钱……老李，明天就放假一天吧，你也很辛苦。”

李祥忠说：“不辛苦，明天我去把冲垮的地坎修一修。”

“那好！这场雨太大了。”江路生说，“喝酒，多喝两杯！”

二丫吃得很少，早早地离开饭桌回她房里去了。这天夜里，这个精明能干的当家姑娘捂在被子里哭了一个通宵。她嚤嚤地

哭泣着，她在心里骂着华良玉。是的，若不是华良玉的“绝情寡义”，在二丫看来，自己绝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她骂过华良玉、骂过尤金菊之后，还骂自己，骂自己这般下贱、堕落，骂自己没有坚决反抗、没有守住自己的清白……她哭湿了枕头，哭肿了双眼。第二天没有起床。

二丫不起床，她母亲相当惊讶。可江路生说：“下雨没事，让她歇着吧！”

端午节过后，某一天，二丫突然觉得身子有些不对头。

又过了几天，她确信那个荒唐的黑风黑雨的日子给她留下了麻烦。

她把母亲叫到自己房里，把一切全告诉了。为娘的吓得面色惨白没有了主意。二丫反过来劝娘说：“是这个命，有啥办法！我自己命不好，该当落到这个下场……娘，你想开些，这是我自己事，我会处理好的……只是，你莫让爹知道了。”

母亲点点头，说：“那么……怎么办呢？”

二丫咬紧嘴唇，眼里闪着泪花。

母亲悄声说：“去打掉它……我领你去医院。”

没结婚的姑娘去打胎，将来怎么做人？她们迟疑着。

半晌，二丫才回答说：“结婚……我认命！”

事情办得很快。尤队长这次不太愿意做这个媒，他认为李祥忠不配娶二丫这样的姑娘。但江家坚持请他出面，他也就担当起重任来。婚事在六月最热的日子举行。

然而，在新婚之夜过后，二丫不再让李祥忠上她的床，叫他仍到果园窝棚里去睡。一直到生下孩子来，如今儿子已经半岁多了，二丫依然不准他碰一下自己。她一脸冰霜，他怕她。

深秋的明月被夜雾阻隔，大地山峦一派迷朦。然而在尤家山的如今，迷朦的月夜并无诗意，倒是有几分暧昧。

李祥忠吃罢晚饭上山，在园子里转了一圈之后，便回到窝棚，象往日一样，点燃一堆半干的青草熏蚊子，然后钻到床上放下麻布蚊帐，脑壳枕着双手躺着，静听园子里的动静。

从果子还是青色时，就不停有人骚扰果园。但偷袭者们大都是半大的孩子或放牛娃，李祥忠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守园子，母亲是县园艺场的工人，早去世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在园艺场宽阔的果树林子里长大，没有谁叫他去上过学。稍大以后，靠做些零碎杂活和守夜挣一碗饭吃。在他二十四岁那年，如果不是场长发现自己的年轻老婆在大白天和李祥忠在静静的守园人小屋里鬼混，他应该在那一年转正，成为一个正式的园艺场工人。那个女人比他大十岁。他被控为流氓行为而到劳教队呆了两年，劳教期满以后，场长拒绝收留他，他自己也不愿再见到那个风骚女人，便经他远房叔叔介绍来到了尤家山江家。他名义上是“技术员”，实际上不懂什么技术。但主人家对他还是相当满意的，除了一身的好力气外，他还有在劳教队训练出来的自卑和顺从。他也很满意于这种安定的生活。唯一困扰着他的是江家有这么一个成年的女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这个二丫也象他从前所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如场长老婆那种，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二丫不是那种女人，在他看来，二丫是个女菩萨，是个天仙，然而有时又是个女人，是个成熟的诱人的女人。他不曾敢于想过要污辱她或轻薄她。他认为自己是真正地爱她，他的确是第一次堕入情网了。只不过是他的那种方式……即至婚后，他才明白，这场婚姻是一次错误，他只不过做了个名义上的丈夫罢了。那短暂的夫妻生活也使他

乏味不堪：在那种时候，二丫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使他仅有的一点男子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二丫拒绝他上床以后，他并不觉得是什么损失，甚至认为这样很好。没用多少日子，他终于又恢复了从前在园艺场守园子时的那种生活，他从那些下贱女人的眼光里找到了他作为一个强壮男子汉的那份尊严。

……轻轻的脚步声由后山那个方向传来。他坐起身来倾听着。脚步声在园子边上停止了，他便假咳了两声，接着那人就朝窝棚走来。他复又躺下去。

这是一个肥胖的妇人。是前不久的一个夜晚拎着口袋前来偷袭果园被他抓住的“俘虏”。这女人自称家住后山大队白家沟，姓白，寡居已经三年，家有两个小孩。不消说，李祥忠满足了她的愿望，作为回报，妇人也不吝惜自己。如此这般，隔三两夜她必来一回。今晚她没带着口袋。而是背了一只大背兜。李祥忠一看，有点不高兴。

“你也太心凶了，这么个大背兜，要装百十斤呢！”

妇人将背兜放下，气喘吁吁地在床沿坐下。

“好热呵，”她撩起衣襟扇风，“一口气跑上山来……等一下，你让我歇口气嘛……看你急的……”

一会儿工夫，两人钻出窝棚。男的摘，女的在树下捡，这棵树摘一些，那棵树摘一些，装了半背兜。

“好啦，至少有五十斤，管几十块钱哩！”

“你真是条护家狗呀！这样忠心耿耿，你那个‘玻璃美人’还是不让你上床，真是太没良心了，嘻嘻……”

李祥忠一听这话，不由火冒三丈。

妇人还逗他：“你对江家的功劳可大得很呢！干活、守园子、传种……”

话没完，妇人挨了一记耳光。这一巴掌打得她两眼火星直冒。

“不许你说这些！快走吧，以后别来了！”

“不，我还要来！”

“过两天就卖园子了，下光了，什么也不剩。”

“你赶不走我。我还要来！”

“来背树子么？”

“不，我来找你，跟你……”

“算了吧，我没东西送你了。”

妇女上前一把将他抱住，认真说道：“你跟那个‘玻璃美人’离婚吧！我嫁给你，我比你强……你答应吧！说话呀！我……我晓得你心里也认为我比你强……”

两人又亲热一阵。他把她送出果园，分手时，妇人还问：“你说说看，我是比你强吧？”

他说：“母猪，快下山吧，当心跌下岩去！”

回到窝棚，李祥忠感到心满意足。“这妇人真是不错，她没二丫漂亮，可漂亮有啥用？看得着吃不着……”他这样想着，便呼呼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零乱的脚步声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跳起来往外一看，只见许多人影在树下来来去去，个个背上都扛着扁担箩筐……糟了！

“抢园子罗！捉……”

还没喊出“贼”字，奔上来几条汉子将他按倒在地，他们把一块汗臭的手巾塞在他嘴里，用麻绳胡乱捆了他手脚。他过去在园艺场守园子曾有过这种遭遇，得到一些经验，既然给捆了手脚，